



賀慰堂伯伯九秩大壽

蔣伯伯九十歲了。這神聖的九十年，每分每秒，他都在為國、為文化、為社會、為真理、為主，貢獻心力；為朋友、為晚輩、為所有的人設想，竭盡心力替人排難解困。他幫助大家朝著各自的理想、各自的目標，往前走，朝向一個更好的明天，更好的將來。

我對蔣伯伯的認識和以後對蔣伯伯與日俱增的欽敬，緣自先父和蔣伯伯深厚的情誼。我先恭錄蔣伯伯在民國五十七年為父親曲集序所寫的一段：

「抗戰軍興，伯超先生應聘入桂。二十八年由桂轉蜀，翌年至江津白沙，任國立女子師範學院音樂系主任；適余所掌之國立中央圖書館亦遷駐白沙，朝夕過從，交稱莫逆。其時盛行各種救亡圖存歌曲，伯超先生呼籲舉辦千人合唱頗為成功，乃建議教育部，在重慶舉辦兩次萬人合唱，均由其領導吾國大規模之合唱，當以此為鑄失。在陪都期間，余與伯超先生同為教育部音樂教育委員會之委員，故伯超先生有所提倡，余亦無役不與也。民國三十一年，教育部部長陳立夫先生邀請伯超先生出長國立音樂院院長，戰時物資與音樂教材均極缺乏，而師資延聘亦非易事，筆路藍縷，備著賢勞，民國三十四年朱驥先先生繼掌教育，尤以倚畀。先是驥先先生於抗戰前主持浙江省政府，曾囑余邀請唐學詠先生赴浙，創設音樂館，招收幼年學生，期於中國音樂教育工作奠定其基礎，俾以抗

戰發生而未果。伯超先生於音樂院創設十年制之幼年班，故為驥先先生所讚賞。勝利後遷校南京，建新廈於古林寺，幼年班設於常州，凡百舉措，伯超先生莫不躬親，在極短期間，竟使荒僻之丘陵，成為優美之音樂學府，創業垂緒，良可敬佩……」

蔣伯伯透徹了解當時的情況，那時全國上下人人滿懷著高昂的愛國情操，奮發圖強的意志，但在大戰中的後方，辦學是十分艱苦的，就如蔣伯伯所說，師資、教材、經費和物質各方面的貧乏，音樂的環境加上政治的陰影、學潮與無知，父親的確是完全奉獻。那時每日清晨五時起，父親就和號兵一起在山丘上催促學生起身，開始一日的早操、升旗、自修。學生們的飲食、學業、品德，老師同仁們的生活，無不關懷備至；每天晚上，他提著一把紙燈籠，在校院中崎嶇的山坡路上，往返督促學生練琴和自修，直到熄燈號學生就寢，才回家再看書寫作，但大部分時間都在思考、計畫和準備校務。那段艱苦的歲月中，父親有著一位彼此能深切了解、赤誠相待的知己和精神的支柱，這一位知己就是蔣伯伯。

抗戰勝利，萬眾歡騰，在還都浩大的行列中，幼年班遷設常州，國立音樂院在南京古林寺荒涼的丘陵上要建造起來。不論炎夏寒冬，父親皆親自監督工程，盡量搏結，把省下來的經費，多蓋幾間校舍；六個月後，校舍落成，正巧趕上開學，他回家鄉來接我們，變得如此消瘦焦黑，猛一看我幾乎認不出是自己的父親來了！在那辛苦的六個月，父親沒有合適的地方住，是蔣伯伯在自己房間裡加了一張床讓父親有個住處。蔣伯伯真是父親在抗戰期間以音樂報國的道友和患難之交！

民國三十八年大陸變色，父親不幸竟罹太平洋輪沉沒之難，那時家母和我的悲慟和震撼是無法形

容的，母親從此皈依佛法，絕塵苦修；我則於民國三十九年底赴美求學，畢業後轉歐洲進修，於民國五十年底回臺灣任教。蔣伯伯獲悉我將返台，便親自乘著三輪車去拜訪了我的師長；抵達的第二天，我和同輪回國的神長們在中央圖書館內設席接風。蔣伯伯往後又一心一意地要為我物色一位理想的對象，當我告訴蔣伯伯，Robert和我將舉行婚禮時，他好高興，但同時又擔憂著說：「結婚後就領養一個孩子吧，好好教育，好為蕭家、吳家延續下去。」真是一顆慈父心腸。

在Robert患病期間，蔣伯伯常去醫院和我家探訪；當知道Robert在寫「道」時，他好高興，送來有關的著作和資料。Robert逝世時，蔣伯伯很難過，不但來安慰我，又去神父家、朋友家，他實在想告訴每一個人，Robert對臺灣音樂界所做的事，在音樂教育上的貢獻。

蔣伯伯，親愛的蔣伯伯！我好感激您，好敬佩您。敬佩您那無私的博愛，對人的赤誠，就像白日青天那樣普照著大地，您總忘了自己，燃燒自己來照亮、溫暖我們，鼓勵、支持我們。

仁者壽！我敬愛的蔣伯伯，我全家都受到您的仁德，而受到您提拔和照顧的，尚不知有多少人。宜乎大德有年，羣升嵩祝，而我只有祈禱天主賜您更多的歲月，永遠和我們在一起！蔣伯伯祝您壽比南山，福如東海。

生日快樂！永遠快樂！願天主與您同在！

晚

漪曼敬賀

七十六年十一月五日

（本文由本書編著者提供）



童年的回憶

送給慰堂伯伯

民國二十九年深秋，父親的健康與體力無法再支持在中央訓練團音幹班的工作，改任國立女子師範大學音樂系主任職。四川江津白沙是很少被敵機騷擾、臨水幽靜的文化小鎮。父親雖然健康欠佳，卻全力以赴。當時師資不夠，他自願填補空缺，擔任的課程有指揮法、合唱、鋼琴、和聲、對位、作曲、國樂概論、音樂史等等。父親多半在暗淡的桐油燈下寫作，包括〈喜慶〉、〈宴請使節〉、〈恭迎總統〉、〈醃菜歌〉、〈繡鞋歌〉，以及未完成的〈屈原〉歌劇等，都在那時寫的。戰爭迫使我们常常遷移，敵機不斷轟炸，生活無法安定，直到了較安穩的這地，我才開始上學讀書，進女師大附小。父親教我鋼琴、樂理和簡易的指揮，要我用紙畫上鍵盤，在桌上做無聲的練習，背譜默讀。同時，他也指揮我們的兒童合唱團，寫過童謠。那段時間裡，父親是我的好朋友。夏夜乘涼，常講歷史故事、偉人傳記，帶我進入他們的精神領域。

抗戰時期，生活十分艱難，但在女師大的一年多中，我們過得非常安適。父親在屋邊山坡上勤快地耕種，闢下一塊菜園，母親則在後院養了幾隻雞，我們常有蛋吃。父親也學做米酒，課餘後有時到水田坎上捉田螺、找野菜，撿些枯草樹枝回家做柴燒。在田野間的收穫也常和朋友、學生們共享，大家都喜歡和父親暢飲，還有品嚐母親烹飪的家鄉味。這一段時間，可說是父親一生中僅有的

吳漪曼